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一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五上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開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旣嫁二女子舜矣初而歷試旣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

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  
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一篇可以  
爲一人可以爲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爲虞史實紀  
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  
不合也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  
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  
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程先生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  
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尙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  
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瘡哲掠詩長發文明  
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

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此係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汨作九其彙飫十一篇皆爲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

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拙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恆立方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立塞方輿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爲文粲七釋易叡爲濬允爲溫而立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



於南齊延壽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  
暗合耶其爲方輿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  
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烏  
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復餘蘊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  
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舫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  
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  
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  
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程先生字超宗嘗告子曰二典爲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

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爲一篇卽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篇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尙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皋陶謨釐而二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  
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語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

籍具有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按吳氏尙書纂言不信魏晉閒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彊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

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此義因舉張博望乘槎事以例曰  
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爲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別  
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  
盧疑稷與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  
經杜公之徵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與焦氏等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尙書皋陶篇制冕旒今  
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閒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  
猶合爲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  
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  
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  
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

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

又按後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爲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後志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爲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

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于于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只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爲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昔人有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余殆欲測其情云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爲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無所誤乎抑有乎余曰誤亦未免特比他書差

密耳憶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滎  
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衛侯  
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此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並不見懿  
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記刺客傳遺秦舞陽下落乎所關亦  
不細余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  
滅此左氏書滅例也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  
子逞滅杜氏註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  
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衛者懿公已死於此句中矣  
下文狄入衛蓋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  
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不知狄入衛書法經傳悉同而  
先言滅乃是君死之謂於社稷無涉烏得謂之無下落乎古

皇清經解續編  
人字不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發賴註以發之註亦未盡賴疏以盡之今  
試舉一事論語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斷自宣公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泝宣元年凡四十有一  
年此四十一年政將何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論語既不妄則  
集註誤可知然自文子數起以爲實相三君又無以位置桓  
子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曰文  
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  
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  
立也始曉然于論語四世蓋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又  
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前說之



不誣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  
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  
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旣死哉愚謂  
有當請於朝乞早加刊正無誤後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不數悼子者專謂其執魯國之政  
非盡悼子不爲大夫特未命爲卿耳苟爲卿卒且書經矣不  
爲大夫卒恐無諡矣春秋父子並時而仕者多有如鄢陵之  
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  
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趨進而謀戰者其子句豈必疑甯  
氏父子當成公元年速猶盟向三年俞盟于宛濮爲父死子  
始繼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蓋文公末俞已仕爲大夫值

國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立而艱險備至故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問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子先且居趙衰稱其佐軍也善非父子並時而仕者何余曰此出晉語恐不若左氏足據左氏佐中軍者卻縠佐上軍狐偃佐下軍胥臣未聞復有一軍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國註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數起但不知悼子宜去只得斷至平子止果爾此章發歎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則桓子尙未立陽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歎亦不合要須易註曰魯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專國政歷子武子曾孫平子亥孫桓子凡四世而

爲家臣陽虎所執耳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者蓋當時陪臣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制其主專其政橫行於國之中尙不似大夫得將兵於外與與列國盟會聲迹及天下故變其文不與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止豈聖人反爲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註云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融號博洽嘗自稱吾見書傳多註必有徵參以杜氏註昭十二年蒯南遺之子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當爲集註補其闕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疏以解名物制度猶多未備亦試舉一事

士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屣復脫韞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韞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韞又謂梁天監閒尚書參議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韞蓋方是時有不跣韞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屣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韞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

段直可以正杜註補孔疏爲劉沚趙沆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禮鄭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爲歡者敘立司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說屨便包有解鞮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爲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鞮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聲子循禮之變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補儀禮註之不逮大抵三代禮文具在一節一目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屨升就席知并解其鞮讀他禮或至說屨升就席有不必跣鞮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鞮與張釋之傳王生曰吾鞮解同耶否耶余曰否

解鞵謂解去足之衣鞵解則鞵之帶解散耳證亦有二一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一哀帝紀中山孝王來朝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鞵繫解武王之係也中山孝王之繫也並音計皆鞵所束之帶也張廷尉之跪而結也亦音計則以手從事非指物言矣烏乎同

又按古人脫屣則有鞵在脫鞵則將跣足矣謝承會稽先賢傳賀劭爲人美容止在官府常着鞵希見其足君臣羣而飲酒悉解其鞵若徒跣謝罪者然此何禮焉曰脫鞵固尙有行滕在行滕今俗名裹足是也六朝人謂之行纏或曰豈卽詩

小雅所謂邪幅

音福

桓二年傳臧哀伯所云幅

音逼

歟余曰近矣

而實非也行滕與今裹足皆有鞮以蒙其上者也邪幅與幅則無鞮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以上配赤芾臧哀伯諫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幅上以配袞冕等下以配赤舄蓋人君之盛服也非行滕者比當康成及預時已無復其制故第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內則有偏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註爲行滕不言若其密如此憶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滕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禮之失也而謂竟不復遇諸四裔耶

又按後漢書始有輿服志朱子稱其詳爲前史所無閒一及鞮皆作絺未若隋禮儀志之詳梁天監十一年尙書參議跣

韞事亦具載此臺官問訊皇太子皆朱服著襪著襪者止跣履不必跣襪蓋下於宗廟崇嚴一等又以見爾時問訊于君則跣襪所以示極恭我固嫌杜預古者二字不確或易其註曰今見君猶解韞亦可終不若古者燕飲解韞六字爲至當又志云省閭內得著履則非唯襪不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黃閭下履過閭還著履其分別履與襪處極爲明析矣

又按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按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與義較今文及遷書古文說不



合亦不願如刑法志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謚遷書作靜蓋謚卽靜也但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嗣今文作怡遷書作懌蓋怡卽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則又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書頗雜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肫明告予孔氏疏云君存稱滅則滅文在上莊十年滅譚定六年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據此遂滅衛自仍指國而言非君子曰然則衛懿公尙存乎胡得有如世所傳弘演內肝事肫明曰上敗績屬師下甚敗屬君懿公之死隱具此二句中不必於遂滅衛句尋下落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可見旗之所在敵人咸屬  
目焉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齊師失追莊公故得  
免今衛侯不去其旗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爲  
君遂直趨而害之甚敗之爲君死復何疑竊以此與史記疏  
漏處殊不同

又按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  
也君死於位曰滅孔疏云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春秋之  
例滅有三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  
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  
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  
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

逞滅之類是也愚謂仍有用大師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  
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疏漏此一義以  
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說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  
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

又按里中顧諱在瞻問晉文公在齊妻姜氏後亦不見下落  
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余曰蓋未及公子  
反國而已前死云曷徵乎爾徵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  
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偏媵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  
文公託狄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  
趙孟獨不曰以齊故讓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則姜氏  
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

公豈得寵而忘舊者不一迎歸之乎姜豈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倘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師伐之乎此等須從空中看出方識左氏文章之密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爲夫人果爾置文羸何地不足據

又按秀水朱彝尊錫鬯告予宋胡洵直亦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十四字於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日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節於列僇惟五之上曰洵直以樂記攷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言初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爲之者有下車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云云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

之次序可槩見矣予曰旣生魄據漢志爲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出鎬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頭之初位久立於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諸侯之至計其日尙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始發之先斷不在旣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所援引每如此

又按元熊朋來亦疑武成月日日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歷庚戌方爲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爲辛卯王來自商至于豐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沛公欲畱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

下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上饒謝氏疑壬辰爲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爲二月朔若然癸亥陳于商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不合癸亥繫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終無以釋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商政至大賚數事以爲旬日可了不知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

爲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在商遣兵四出翦滅以遂救民取殘  
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爲久吾以爲速人以  
爲疑吾以爲決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  
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棗徂  
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畱處三月而  
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  
日惜乎儒生所見於古人旣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機又不  
能參考往籍補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後代君臣所饒爲者上  
疑三代過矣夫

又按武成聞有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第一依案  
本獨移底商之罪四字於大邑周之下曰從子王子參訂粗

爲可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辨者

第六十八

嘗疑劉歆三統厯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肅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  
之而載于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其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  
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  
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於厯法故不忍棄之僞  
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  
者遺誕資有攸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  
其肘也

按朱彝尊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尙書者曷不及元



儒陳師凱子請徵其說曰既歷三紀當三十六年今自成王  
七年周公畱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然後命畢公是爲  
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紀者舉  
大數固不必一一脗合子曰然然別有說三統麻載周公攝  
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後成王未立之先  
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繫於成  
王之下成王爲三十七年邵子麻是也陳師凱以邵子麻推  
之自覺三紀不合僞作古文者卻似誤讀三統麻之攝政七  
年以爲卽在成王三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  
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  
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

皇清經義續編  
文以求合而敢故與厯背馳哉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  
譬若攻病須洞見癥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蚍蜉  
所能撼與

或曰三統厯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魯後三十年有願命  
作則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文云推伯禽卽位四十  
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後  
三十年乃實指其紀數之年非離元年而數者

或又問曰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余曰  
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  
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然其如厯法亦有  
未盡如推洛誥戊辰爲十二月晦日又曰是歲三月甲辰朔

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後十二月前置一閏方合猶  
武成欲四月有庚戌辛亥亦必置閏於二月方得不然戊辰  
那得在亥月盡耶要爲脫漏一筆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  
懌成王蓋自望日始病不知幾日至甲子大漸乙丑遂崩今  
麻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而並麻法  
亦錯算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無失故予因有信復有疑予  
豈一槩信劉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畢命豐刑曰云云于策宇下增一書字今  
漢書本闕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今畢命較三統麻所引增至于豐者案  
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

皇清經解續編  
君陳畢公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  
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傳會  
以爲至于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又按孔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  
此序相應非也此序指畢命書小序言予考之周書七十篇  
無冊命霍侯而齊梁閒所出康成又不及見然則其所謂逸  
篇者必另有一書今不可見李氏燾陳氏振孫謂周書戰國  
人撰予又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  
蘇秦引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左  
傳狼臆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皆見七十篇內則  
此書不惟高戰國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云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戊辰爲三十日可補漢志之闕

又按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註春秋先求明厯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厯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就吳任臣志伊學厯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通其術案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厯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五百九十二日○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爲通積滿旬周

去之不盡四十○日○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爲甲辰日南  
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爲  
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  
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  
○二秒爲正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  
○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  
六十一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  
四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  
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望甲子  
日○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  
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八分則惟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頽水十六日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益覺歆併哉生霸與甲子爲一  
日非是此足正漢志之失

又按經世之書莫尙通典其門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  
曰禮曰樂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曰州郡曰邊防文獻  
通考就其八門析而爲十九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賦役  
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  
祀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又補其闕  
者五門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嘗舉似吳志  
伊志伊曰尙闕一門曰麻予曰仍闕一門曰河渠蓋自遷書  
河渠漢志溝洫厥後一統之世之史無河渠者東漢晉隋及

唐偏安之世史獨有河渠者金唐無河渠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

又裴耀卿傳爲濟州刺史蕭做傳爲義成軍節度使

皆有治河事

金有河渠則宋史序論所謂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是也馬端臨生於晚宋僻處鄱陽目不覩中原河流決溢之患遂闕此考要須亟補之志伊曰弟補厯考子補河渠考可也

又按羅敦仁尙書是正極闢古文書其於堯典有言古今不同有三大事一者治邊古人薄伐粗安不與人爭命今也防



之逾深增亭隧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入也一者治河古人因  
便利導不與地爭勢今也持之逾急沈壁馬者數矣亦不能  
制其徙也一者治厯古人隨宜脩改不與天爭時今也求之  
逾密具表漏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嘗舉似秦雲九雲九曰治厯  
隨宜修改不與天爭時是已但隨時修改與天相應舍表漏  
其奚從也厯家首重日至欲得日至真時刻必取日景爲據  
次驗交食欲知交食真時刻必以水漏爲據是表漏者治厯  
之規矩準繩也乃云不能制其差何哉以弟意改作測轉交  
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庶乎可余曰然儒者鮮通厯故有  
所撰述輒舛以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貼治厯說亦未允蓋古

厯疏不比今人如日食有推術謬誤至期不驗者若劉劭傳  
論建安中正旦當日蝕是亦有卒暴有之官不及覺天子諸  
侯仍行禮者若曾子問以日食與大廟火后之喪雨雪服失  
容一例是皆因加時早晚食分淺深以致立法疏闊不能預  
推若論其理豈有當食不食與今時法豈有卒暴不可知之  
事哉蓋厯至元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法入中國得其九僅有  
火星半度之差譬猶圍棋者實高古人四子豈非今有勝古  
處雲九曰頃與子遊覺考核之學今亦有密於古人處予笑  
而不敢答

第六十九

傳註之起實自孔子之於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

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於費直再亂於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註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

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善乎史鑑明古趙秉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尙何辨哉噫明古之論殆爲斯傳發歟

按朱子周易本義本十二卷經二卷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乃爲永樂中輯大全者所殽亂後又從大全提出本義單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書顧炎武甯人告子當覓宋版翻刻以頒示學官甚盛心也

又按子夏易傳十卷今不傳陳氏振孫以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代古書最妙或曰唐張弧作也余因思關子明易傳爲阮逸僞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爲戴師

愈僞作皆歷有確據而世之好異者猶不能舍以從之謂之何哉

又按陸德明釋文有王云者王肅之註馬云者馬融之註今監本舜典肆類于上帝下傳引王云馬云明是誤刊釋文入傳中非傳本然雖相承云梅獻孔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遂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用王肅註以補之不應復標王云讀者宜辨之

又按愚嘗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不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又思子夏喪服傳初必

皇清經解續編  
三  
另爲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公學自謂出于  
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子夏作傳皆無經文  
且人以喪服傳爲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  
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  
其例乎必不爾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

又按馬端臨之父碧梧先生言朱文公於易書之合者離之  
於禮書之離者合之皆學者所當知也余謂合者離之卽上  
經二卷傳十卷悉還孔氏之舊者是離者合之則答應仁仲  
書謂儀禮難讀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註疏各爲一書  
者是近時馬公驢箸驛史內儀禮十七篇分章句附傳記又  
兼及大小戴諸書真是蘭絲牛毛讀之每令人心氣俱盡復

叩其家公生長北方實不曾見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但以其  
答應氏書二語依義編次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歎云

又按書序引之各冠其篇首者魏晉閒孔安國本然也亦從  
毛公分詩序以寘諸篇之首學來朱子出始復併爲一編各  
綴於經後曰以存古曰以還其舊離者合之是又學者所當  
知也

又按余謂喪服傳初必另爲卷帙不插入經後讀元敖氏儀  
禮集說辨之尤悉遂備載其辭曰他篇之有記者多矣未有  
有傳者也有記而復有傳者惟喪服此篇耳先儒以傳爲子  
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  
師古以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

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於作記者之後明矣今考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之所爲乎而先儒乃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於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閒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爲一編而置於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爲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於尋求而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於經記每條之下焉此於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爲先後反謂作經之後卽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爲得也但其從來旣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案漢



志記百三十一篇下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乃班固語非小顏繼公認頗誤

又按有偽書出近代證佐分明苟一言及輒譁然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寧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爲史兆斗所撰一爲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牧齋後說聞諸曹秋岳云

第七十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真是也余向論周官六

卿是實職三公繫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顧命乃同召賓  
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爲序不重在三公孔安國作傳當  
云冢宰第一召公爲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  
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爲之兼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  
空第六毛公爲之兼太傅如此於爽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  
字亦無不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  
之云云必以三公爲高官而視六卿爲下司非此經正旨大抵  
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畢公第一毛公次之  
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時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  
公終焉更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  
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於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素與同召時同豈非各有攸司唯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餘實職之所繫有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余向嗤蔡傳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茲讀安國傳亦然故不憚委折論之云

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

爲之頗不確周公爲師見君奭書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爲先三公而後端揆也者毋論此僞書次第不足準而卽以孟子徵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爲之所謂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此豈周公先居是任哉益不確康侯不推不善曾經旨而並引事亦輒誤又按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閒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辭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恆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

因於古未可知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太史克稱舜舉十六相相則助輔之名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彼六朝人且知之况黃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爲姒姓餘皆姬惟衛在畿外餘皆畿內知其名者半爽也高也封也其不知名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卽毛叔鄭耶余曰恐未然定四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也武也處也鄭也鄭果毛公安得謂無官且佗亦何故諱言之嘗思毛爲畿內之國伯爵爲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入則須畿外別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

乃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故詩人于其覲王也曰入  
字不苟下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  
肅曰毛文王庶子毋論此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言而從管  
蔡世家之文黜之於同母兄弟十人外何哉

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註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  
余謂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之北者癸丑秋曾經過其  
地正周畿內國形孔疏蔡傳並失所在惟通鑑周紀註其地  
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國于王畿之內此二者皆不得云入爲  
天子公卿與召芮毛國同

或謂孔疏解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是分地以建諸侯使  
與京師作蕃籬屏扞國並屬王畿外若下二十六國是非同

縣內諸侯食采邑者比僅食采邑自不足當蕃屏故解祭伯  
原伯毛伯三國名在二十六國內者曰初悉封畿外後不知  
何年本封絕滅還受采邑爲王卿士果爾則顧命當周盛時  
若畢若毛豈有本封絕滅之事仍存向畿外孔傳云入似非  
無據余曰亦泥看蕃屏二字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  
蕃屏周下繫晉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蕃屏周下繫魯衛唐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下文一則曰諸侯莫不並走  
其望固指畿外諸侯蓋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國者曰望  
再則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卻又指周召二公號共和者諸  
侯豈非畿內乎且成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

以濫爲司寇濫今懷慶所領縣僖二十四年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亦承鄭言鄭初封在今之華州並畿內國至社註管雍畢鄴等十國十已得其四曰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鄴國在始平鄠縣東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邗城或維邑或宗周並屬短長千里之內豈得盡謂是本封絕滅還食采地者乎或曰祭周公季子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爲其封杜氏釋例所謂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者是春秋以還淪爲鄭地而王畿見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非孔疏解之大左證乎余曰祭畢竟初封在周之畿內矣豈不足當封建當蕃屏子柰何泥一二字面而害通部書之故實也耶



又按余謂孔傳蔡傳不甚通官制不獨是孟子註亦然范氏曰孟子於齊蓋處賓師之位有執此以問者其說可得而信乎曰否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然則既不處賓師之位何召之則不往見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欲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宣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或曰孟子旣不可召矣不識齊宣可就見否乎曰於將歸始就見之前此無聞焉則齊宣之不足與有爲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不論

或問孟子旣爲卿爲臣又曰仕而不受祿是所異於人者僅

不受祿一節耳何以遂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豈當日客卿  
竟若此與考諸秦惠王以張儀爲客卿與謀伐諸侯昭襄王  
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當時客卿固非無所事事者何獨孟  
子而若此與曰此蓋齊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國也亦蓋齊  
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王也何以見之見之田敬仲完  
世家也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  
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  
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者  
謂不治政事而各以議論相尚如騶衍則談天也淳于髡則  
滑稽也田駢接子慎到環淵則論黃老道德也而孟子於其  
閒又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所爲無官守無言責者孟子之

言詎不信哉或曰孟子於諸游士若是其班乎曰自今日論之孟子則大賢也自當日齊梁諸君之遇孟子固未見甚異于游士也故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餽萬鍾使臣民皆矜式可謂極其隆禮者然考之孟子荀卿列傳云騶奭者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固以此禮處騶奭輩矣曷足異乎且史遷明云孟子所如者不合又云困於齊梁較之騶衍所至見尊禮者爲不侔安在其能識賢而獨尊之也遷生當西漢上距戰國不甚遠故得于聞見者如此然能于齊稷下諸游士獨推孟子俾上與孔子並而知其不阿世俗苟合如騶衍之所爲此所以爲千載隻眼

之人與愚嘗謂左傳足以證論語史記足以證孟子茲固其一端爾

又按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案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諫官始此其實通典云諫議大夫秦置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溫公亦考未詳余以孟子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徵之似齊已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後讀管子書使鮑叔牙爲大諫又云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躍然曰此卽漢鄭昌所謂官以諫爲名鮑宣所謂官以諫爭爲職者與真令人聞名知警而孟子徵實

齊官制處又不待云

又按上所論右尊於左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是古者尙右今者尙左然亦僅得謂官職名號至於他事或尙左或尙右初不可以一槩論者錢塘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註來問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註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嫡姪無子立右媵姪弟右媵姪弟無子立左媵姪弟是固尙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鞏之戰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代公當左註曰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信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後參錯乃爾余曰前說是後說不豈惟何休並傳文亦謬矣案禮記

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爾則鞏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不言代當左左氏長於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豈待辯也子不記牧齋詩定以孤行推杜預每於敗績笑何休之句乎山公爲解頤

又按嘗語馮山公吉事尙左凶事尙右亦僅謂其綱耳其細目頗不盡然如用兵凶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固是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尙左卒尙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左胖卻升右胖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爲其下篇侑俎皆用左體曰侑賤也凶拜尙右手而聞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尙左

手凶冠縫嚮右而小功以下縫同吉嚮左至席一也東向嚮  
向席皆尙右西向北向席皆尙左所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  
坐在陰則上右也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卻又天道尙右  
地道尙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爲上  
也信真不可以一槩論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其說不知何所本案  
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樛里  
子傳以樛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似疾左而茂右甘茂傳則  
云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樛里子爲右丞相  
然亦未定執尊也考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  
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

六曰大上造仍以右爲尊參以二世本紀先敘右丞相去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將軍馮劫其尙右奚疑

第七十一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旨哉言也今姑以武成疏證之孔穎達於式商容閭之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人見畢公至云云旋又於而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旣已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而若此此等識見豈不爲古文書所惑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表其閭於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復其位孔傳有商容賢人紂所



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及韓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爲三公  
商容固辭不受命之事乎或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畱侯世家式  
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兼攝  
二義故曰式商容閭雖一字必有依據如此此豈皇甫謐孔穎  
達蔡沈所能窺其涯際者其信之也固宜

按殷本紀宋微子世家並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同泰誓下易聖人爲賢人嘗舉問  
友人或對曰得毋以孟子皆賢人也遂謂比干爲賢乎余曰  
固然卻是眞用淮南子倣眞訓剖賢人之心或曰旣用其上  
語何不並用下語析才士之脛余曰亦是用淮南子主術訓

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或問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氏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其爲古泰誓辭無疑但有臣三千注疏及蔡傳俱未註明得毋卽孟子所稱虎賁之數乎余曰然此古天子親兵也當武王初克商數至三千及摺笏說劍之後定其數八百故周禮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是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言其武不二心言其忠武且忠其亦不離向之所謂虎賁三千人人惟一心者與又按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間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

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上文樂懷子亡於楚之亡註亡奔也是解最確喜而亟錄之

第七十二

古偽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擬古某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爲真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偶竝和其韻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爲真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處亦幾亂真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儔乎愚故列之以爲觀者一笑云其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眾啟乃心正乃

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  
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  
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  
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其俎羞予介厥牛羊乃暨于盜食曰罔黍  
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眾曰葛罪其予聞  
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尙克保厥家邦  
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自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亟  
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  
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其有微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  
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冀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  
呼朕告汝眾君子鑒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按劉敞原父有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朱子取以補儀禮爲鄉禮一之下邦國禮四之下愚最愛其古雋之致在溫醇爾雅中氣味自不涉秦以後摹古至此可無毫髮之恨既而思禮記畢竟出七十子後之學者及漢儒所共作故劉原父筆力高復寢食行走浸灌于經學中放筆摹擬尙可得其神若百篇書爲三代上語又親經聖人所手定豈容臨摹者能亂真邪譬諸有明人古文學唐宋者或得其真學秦漢者輒得其贗此有可學不可學之別也

又按史通尙書家云晉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

書後魏尙書凡二十六卷隋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尙書唐書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尙書今諸書皆不傳良可悼惜愚因之忽悟六朝學士家原有此種撰著文章家原有此種體制故魏晉閒人遂有假古題運古事以撰成二十五篇書以與真書相亂亦其時風尙所致非特能鑿空者然其源亦自王莽之作金滕焉漢書平帝元始五年冬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今此篇亦不傳若傳必有酷於摹擬處宋世嘗目王通孔門之王莽愚則謂孔書聖經之王莽

殆亦確對云

又按晉虞溥傳作學誥宋顏延之傳作庭誥雖以誥名非誥之體獨晉夏侯湛傳作昆弟誥辭旨深拗可喜而未幅着意學二謨殊可厭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誥卽武五子傳所載賜策三篇各以國土風俗申戒者縱亦規摹訓誥而深穆簡重氣味自是近古與後代手筆不同譬諸世胄子弟卽不肖乃祖父而大家風度自存若優孟衣冠終僞而已作僞尙書者能毫不異古尙屬優孟況乎其不能耶

又按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効白居

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而未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爲之骨然已足大亂真故竝列之以俟觀者焉其文曰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佅來乃命賚予以嘉禾曰臻茲在予且嗚呼予且尙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尙永寅念于茲哉王尙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



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曩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  
永保茲顯休命

又按唐文粹有陳黯禹誥一篇亦自以補尙書此則如蘇伯  
衡所謂陶窳缶與爻丁貞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眞  
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者也隋杜正藏舉秀才試擬尙書  
湯誓此擬題試士之始也文今不傳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二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五下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七十三

歌詩之見於經者舜皋陶賡歌三章以下商頌五篇以上莫高於夏五子之歌計其詩或如蘇子由所稱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尙庶幾焉乃每取而讀彌覺辭意淺近音節擘緩此豈真出渾渾無涯之代與親遭喪亂者之手哉猶憶少嘗愛竟陵鍾惺論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種韋孟風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代作者各領一派竊意此僞作者生於魏晉閒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氣韻沈雄學復不逮韋孟又不能爲其訓辭深

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關石和鈞等句之襲內外傳者餘只謂之枵然無所有而已矣蘇子瞻讀蔡珍悲憤詩以爲其辭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含養圭角猶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夫縱不出伯喈女亦必晉人擬作故范史收入子瞻爲分別微芒不欲其亂真況赫然詩之載於經者哉要當與千古知詩者一共評之

按胡渭生肥明子與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遺予今載於此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卿雲康衢之類辭不經見未足爲據其可據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詩歌絕少塗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啟九辯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於經唯

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諺而已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  
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殊不類五子語說已詳某不  
復及姑舉明白易曉者言之以決其僞則莫如韻句之寥寥  
爲可怪也詩大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古無所謂韻  
韻卽音之相應者聖主賢臣聲出爲律兒童婦女觸物成謳  
要皆有天籟以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詞人按部尋聲韻句  
惟艱也故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  
時之歌體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漢魏凡屬歌辭韻句最密延  
及唐人亦遵斯軌況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籟者乎而  
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  
之韻句尤疎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豈作

僞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爲工而竟忘其爲當韻也耶且古者  
易象龜占句必有協百家書語閒作鏗鏘然則韻句而非歌  
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韻句之寥寥者也卽以書論孟子引太  
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  
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  
取爲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爲厥道則又減卻二韻矣噫  
旣用作歌抑何惡韻之若此也

又按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韻喜韻  
起其證也五子之歌亦以圖韻下韻予韻馬蓋古法也字有  
古音與後代頗不同如皋陶歌明音芒與良康爲韻五子之  
歌其一兩下字音戶馬音姥與予爲韻其四有音以與祀爲

韻皆古音也此僞作古文者幸其生於魏晉之間去古未遠  
尙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識矣

又按漢書韋賢傳首載四世祖孟諫詩在鄒詩二篇卽繼以  
或曰其子孫好事遺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此班固存疑之  
意然予讀後玄成自劾責戒示子孫二詩殊弗如前蓋孟詩  
古奧變化不逮二雅而纏綿悱惻之致溢於言表猶三百篇  
遺則玄成號爲有文采者詩僅如彼豈他子孫所能代作乎  
爲孟作無疑雖然班固存疑示慎也較之范曄竟以悲憤二  
章載入蔡琰傳末不復區別東坡謂之荒淺不亦宜乎

又按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虛會者可以曉上智實證者  
雖中人以下可也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

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誅父被禍之後今詩乃云爲董卓所  
驅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實證也傳本云興平中天下喪亂文  
姬爲胡騎所獲沒於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平凡二年甲  
戌乙亥距卓誅於初平三年壬申已後兩三載坡說是也但  
既沒胡中十二年而歸歸當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  
戌傳云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  
作於建安中詩正謂之建安體豈得謂伯喈女筆尙高於七  
子乎坡析猶未精常熟馮氏言蘇家論事少討論一層工夫  
亦殆有以也

又按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  
英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亦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勳



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十有一轉爲柱國以至一轉爲武騎尉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勳十二轉非作於唐人而何要木蘭之人與事則或出代魏閒

又按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云云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卽第二章歌所自出然雖隳括彼語而平列直收詘然而止無復悠揚之韻故每讀策文輒覺敷腴婉入易足感人不

皇清經解續編  
四  
似僞作者之寥寂蓋僞作者謂代高文簡只以刪節爲能事  
不知劉勰有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見其字去耳豈曾  
覺其意之留也與

又按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  
書及大史乃第四章歌以詠大禹曰有典有則豈果周因於  
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又按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意其書必不似  
今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註彼文爲夏桀  
之時不言太康遼固從父徽受眞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  
無矣又必不似今太康爲久畋失國何則離騷經啟九辯與  
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  
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  
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又必不  
似今昆弟五人各賦一章何則凱風七子之詩詩止四章  
仍出一人手類弁諸公刺幽王之詩孔氏以爲作詩者一人  
耳言諸公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豈有篇名  
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排作歌以應其名者乎當是時哀宗  
國之顛覆痛社稷之淪亡親親之愛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  
焉發爲詩歌或情不自己溢而爲二章爲三章亦可而必如  
後代之分題授簡人限一詩者恐無此事縱五子盡嫺文辭  
雜然有作而必如此歌之首尾相應從輕至甚者亦恐無此

事或曰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屬長幼矣予曰  
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齊作乎凡疏及蔡  
傳曲爲孔書解者吾皆無取

又按詩以時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與分之實舛誤者  
莫若唐詩之初盛中晚錢牧齋嘗有序言初盛中晚蓋創于  
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棣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  
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  
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婉傳得  
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  
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  
和之什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

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愚謂牧齋猶文言之請以質論之張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縱甫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而分劉爲中何也原其故蓋稊誤認中興間氣集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以爲中唐不知集序明言起自至德元載終於大厯末年選此二十四年之詩大厯末固爲中唐然詩出於大厯前者尙多今亦未可疆分竊以集中如錢起李嘉祐皇甫冉韓翃郎士

元張繼皇甫曾確知其天寶間進士者當升爲盛唐集中惟孟雲卿爲盛唐則以篋中集載其人不知篋中集亦編次於乾元三年較中興閒氣集年數亦得其五之一篋中集七人盡爲盛唐並孟雲卿亦盛之中興閒氣集爲中唐並劉長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與而不幸者能屈其終莫伸與又稊斷自大厯至元和末爲中唐自開成至五季爲晚唐不知元和後尙有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寶厯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脫去不數然則元白何以長慶名其集而杜牧許渾輩又何登第於太和耶舛陋寡稽莫此爲甚善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此謂唐之進士也唐進士尙云爾況明之進士哉

又按錢牧齋極詆近日鍾譚所撰詩歸舉其初唐朱仲晦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詩云出朱子大全集卷第四之首註竝載王無功原詩鍾批以爲此人不凡因思古人雖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鄉人其舛至此亡友趙琳石寅亦舉宋之問梁宣王挽詞魯忠王挽詞有存沒貴忠良句鍾批云存不必言說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此武三思崇訓父子爲太子重俊誅死者也其不考至此殆又出櫟之下云

又按吾友胡拙明讀至此謂余朱子原來生唐初與王無功相酬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後尙未死受業朱子之門乎余問故曰宋理宗本紀淳祐六年詔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州學教授此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辭

方山編集通鑑認作胡翼之改曰詔授朱熹門人胡瑗云云  
不大可笑乎子嘗詆三百年人學殖荒陋至極惟陋則妄矣  
又按朱子此詩云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銅川見隋地理  
志秀容縣下爲今忻州王無功之父宦游地兄文中子所謂  
銅川府君者人自屬絳州龍門爲今河津縣其故園卽傳謂  
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是豈銅川乎以朱子博洽  
追代隋唐人語猶不免開口便錯況魏晉閒人追代三代以  
上人語者哉

又按崑山吳喬先生當代之善論詩者也或問曰初盛中晚  
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  
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



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辭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不過嚴羽皮毛之見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序世次前後卽宋人之萬首絕句金人之鼓吹猶不論也高棅無識不論神意祇論皮毛奉嚴羽之說以選品彙又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以致餘響旁流諸名目貽毒李何以成異物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牧齋謂其人界乎兩閒不可截然畫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定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與之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豈可謂爲南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

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辭豈能盡出一途是以宋之問遇佳人  
有妬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有曲成  
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杜審言春日言懷有寄語洛  
城風曰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  
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閒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  
是梅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郭元振寄  
人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幸望春宮有  
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頌扈從鄴社閒有雲  
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  
脫之句已爾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扈從本是典重  
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

盡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亦用應制之體使大庾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某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格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立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卽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故詩必隨題成體而後

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  
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弘嘉  
瞎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敲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槩用之  
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  
猶三百篇之正雅正風也大庾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  
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弘嘉人嚴擯大庾開成識見  
高於聖人矣或曰君故護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來學盛唐  
者未見一人有成大庾開成之時瑕瑜不掩何須護得至於  
瞎盛唐詩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歲時腳夾筆曾敵數十輩  
或又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於此中識其好處而戒  
其不好處方脫何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所作而前厚

重後流麗豈必前高於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於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爲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年如一日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閒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處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二句而至天之厯數在女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首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爲重出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減去之止畱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而後引之而古人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體也

按墨子原文爲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卽繫以殷王所謂四語  
今泰誓旣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  
得用爲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爲夏王以作照應前  
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又按梅鶚幼蘇又謂古文尙書東晉上者較前僞泰誓引書  
加詳故遂亂本經然尙幸其有紕漏顯然以可指議者如改  
今失其行爲今失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  
之體矣離堯曰首節爲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  
之文矣正與余互相發

又按梅氏驚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于五句上下  
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爲寂寥乎短章在舜爲春容乎

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國註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時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爲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

又按荀子引道經四語亦是以危微幾之成韻論語雖有周親四語以親人人成韻僞作大禹謨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間以天視天聽之語亦係不識文有用韻處

又按毛先舒稚黃曰易小象尤屬韻語大略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韻小象古本元不與爻相閒自相連屬成文中有一象自爲韻者如坤之初六象凝與冰韻六二象方與光韻有



數象聯爲韻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聽與正韻履之六三九  
四九五上九象明與行與當與剛與行與當與慶韻同人之  
九四九五上九象克與則與直與克與得韻有通六象爲韻  
者則噬嗑之象行與剛與當與光與當與明韻是也三代韻  
書不傳此等最有資于考古自後人以象傳又兩相間隔便  
乖古聖人諧聲摛文之意愚嘗笑詩書無口冤直難鳴不獨  
文義受人錯解並篇第任人移易此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卻被僞作者或增或刪或竄改  
以圖與韻叶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比其音者又得數條亦  
不可不察增者何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  
武乃文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叶刪者

何荀子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  
亡叶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叶此皆屬其狡  
獪處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言文人言韻莫先於陸機文賦余謂文  
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晉書律厯志魏  
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梁  
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蓋於  
漢建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曰古無韻字不  
得如顧氏云起晉宋以下也

又按音學五書言古詩無叶音載陳第季立序言頗詳尙未及焦氏竑筆乘一段余勸東海公補入諾而未行書已刊布今補於此亦大有裨益韻學云筆乘曰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彊爲之音曰此叶也某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旣音身而叶葭與貳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豨好仇一仇也旣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馬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天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縣至于岐上下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

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陌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毋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以逮而鑿空傳會良可歎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

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某曰葭與貳爲一韻達與  
縱爲一韻于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  
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  
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免置仇與達  
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館宅充鄜里士女滿莊廋廋卽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  
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愚按爲達古音  
求說非是蓋達雖亦作廋不比廋有二音止音葵經文未嘗  
作廋豈容讀入尤韻毛氏先舒引漢書趙幽王歌爲王餓死  
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云仇可與之叶自亦可  
與達叶證朱子音爲獨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真屬奇冤約四聲一卷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五卷爲準今之韻書其部之併則平水劉淵本也其字之省則景祐禮部韻略本也而酌古沿今折衷於南北之音者則陸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讀陸法言序耳讀之自曉善乎馮氏班有言韻書定于陸法言廣于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遂把筆記之洛下爲天下之中南北音詞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襍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

沈休文是吳興人耳抑尙有未盡者當開皇初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商推韻事不獨辟道衡北也魏淵盧思道李若辛德源皆北人不獨顏之推南也劉臻蕭該皆南人法言亦魏郡臨漳人序云蕭顏多所決定蓋蕭該撰漢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並深于小學者魏著作淵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蓋此八人乃極天下文人之選一席千載各各自任是以進書於朝則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傳於後則唐以施場屋號官韻宋以例九經令刊行其重如此豈若約獨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哉又人皆言約實創始曾無先覺亦緣過信其謝靈運傳論遂爾上掩周顛之美下來陸厥之攻英雄欺人誠亦有之馱舌蠻

音嘻其甚矣

又按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閒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何謂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類晉呂靜放登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隋潘徽所謂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者也何謂四聲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周顒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四聲實始于此不然有韻而卽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尙問周捨以何謂



四聲哉蓋此事初起不獨人莫之信如鍾嶸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卽已亦未嘗遵用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往往與聲韻乖是也

又按嗚呼始爲叶音之說者誰歟其亦可謂之不識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卽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尙得謂之通人乎哉曷始乎始則自後周有沈重者音毛詩于南字下曰協句宜乃林反陸德明從而和之籀於漢善於選亦各曰合韻協韻自時厥後滔滔不返朱子作傳註益習爲固然幾無一不可叶者音之亡久矣天牖其衷音學

復明發端於明之焦氏陳氏大備於近日柴氏毛氏顧氏之  
書試取所未及者言之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稍緩今吳人  
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  
音變遂爲何氏今江淮閒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君哇而不  
唵所言者莒也高誘註哇開唵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  
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  
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  
呼此爲知音矣及予與莒州人遇叩其鄉貫呼莒爲俱兩切  
不爲居許切則音之變也然猶可諉曰此方言也請證以離  
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  
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

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予謂此卽古音也然又可諉曰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更證以三百篇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今吾鄉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惰反不作方戎反正顏之推所謂北方其辭多古語是也予獨怪朱子于九歌國殤雄與凌韻云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夫旣知爲古之遺聲不因以悟其餘而仍於其下註曰雄叶音形抑獨何哉

又按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卽妄爲諧語曰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

又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士冠禮祝辭三服字皆云服叶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叶筆勒反獨三德字爲正音不知皆古

正音也服與福音變而德音不曾變也使非音變服原音馥  
周公當日既以此字爲韻首自以此爲主當叶下德字讀入  
一屋韻內不當以第二韻德字爲主反預叶上服字音訇入  
二十五德韻以就之矣此固情理易曉古今人所同然者何  
陸氏誤至此緣未有以焦氏筆乘等議論告之耳亦所謂恨  
古人不見我

又按初讀尙書釋文見書序共字云王己勇反臯陶謨嚴字  
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鄭涉里反馬鄭王三家己俱有反  
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張守節語並誤既讀崇文總目  
云德明以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  
雅老莊者皆著其齟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非

三家本實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壻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爲某其類弗可悉數第以四子書證之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旣稟之爲餽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旣不同聲亦各異徒以其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爲慢程子以爲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癸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知旅癸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癸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

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  
斃字遂當以左傳公啖夫斃馬爾雅狗四尺爲斃之斃若似馬  
鄭爲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其理明義精之學或不如  
後代而博物洽聞迴非後代所能彷彿豈並斃字亦不識乎亦  
待之太薄矣

按書序西旅獻斃太保作旅斃孔穎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  
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斃而陳道義是也此  
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  
亦可謂字竝不識矣

又按旅者陳也因斃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  
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

字面以名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  
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  
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  
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爲  
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錫周公不會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誥四方不會云作呂刑以誥四方何獨古文直罵題出  
論至此而人猶未悟則惟三國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見亮正  
使剗心著地與數斤肉相似

又按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  
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

王克商二句爲序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謂議敘錯雜也國語指肅慎氏貢楛矢肅慎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子案之其地卽今甯古塔謂東者是也今竄爲西旅獻葵又所謂東西莫辨者矣予畱京師久遇有從甯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旣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反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濕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砮以歸因歎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互千年而不變者驗諸人言猶然則國



語既鑿可信而竄爲旅葵文者何爲也哉

又按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蔡氏解西旅貢葵召公以爲非所宜受作訓以戒王竊以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於一葵恐無是理武成篇旣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諄戒何耶葵當如馬鄭二家作豪解尙可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顯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誠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論語譬如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爲山九  
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於旅葵可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卽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  
猶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上  
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爲草  
將成王爲好作歇後之語而令君陳猜測之乎抑可乎不惟此  
也譬如爲山出於旅葵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  
德草出於君陳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勢又必出君身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將夫子爲不能自吐一語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  
襲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邱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

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故曰左之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曰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于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竊謂能移此法以讀古文則亦可無惑於論語矣

又按梅氏驚亦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特攘諸論語抑且攘孟子掘井九仞九仞二字余謂掘井可以九仞言而爲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於淵於谷亦曰百仞惟牆曰數仞木曰十仞下字細密如此豈似古文之駭且妄與

又按梅氏驚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代行則不可何則書汝陟帝位詩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義無有用在遐字上者竊以此亦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註腳乎古人用字卻又不盡拘拘

又按漢書敘傳云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不曰民德曰民應字內含有草隨風偃之意且固自以身在論語後引論語可不備若君陳欲作成王語豈容如是

又按甚矣左之失誣也而外傳尤甚如曹風候人之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爲內傳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其乘軒者三百人也正與詩合若前此六年爲共公十五年縱是詩已有安得甫脫於曹風人之手而輒遠述於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詩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乎誣莫甚于此又何尤乎穆姜

### 第七十七

余向謂史記多古文說今異者不過字句閒爾今且有顯然出

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至二十八字爲安國書所未載將太史公所從問乃令一棘下生子安國而安國所授本非復此二十五篇也然後可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又與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非苟作如此魏晉間人竟以世所童而習之之書書且開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鑿褫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

或問子以禹抑鴻水魏晉間人忘其采用若采用當入何篇  
余曰其大禹謨乎或問大禹謨在真安國書爲虞夏書卽假

安國亦名虞書何居而以夏書入大禹謨也余曰以左傳例之蓋可入也文十八年三引虞書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亦引夏書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書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餘則盡入大禹謨故以夏書入大禹謨以下篇者準僖二十七年例也非無稽也或曰子於僞古文尚書學推見至隱如此得無亦勞而罔益乎予不覺失笑

按夏本紀稱禹爲人敏給克勤克勤二字爲大禹謨所采尙有二語甚精曰聲爲律身爲度志經用予曾戲以荀子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隲括爲惟聖盡倫惟王盡制以語一酷信古文者云此古逸書其人欣相賞叩出何書而

不悟其爲君無口爲漢輔之類也其人亦引書出回書而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書外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此皆在秦未  
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其標名出引周書者則楚  
世家欲起無先蘇秦傳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  
斧柯蒙恬傳必參而伍之主父偃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貨殖傳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以周書七十篇按之絲絲不絕和寤  
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欲起無先至農不出等語亦  
出七十篇內但今已亡缺十有一篇不復可考見云



余向謂說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闕然從其異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尚書及書焉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虞書又曰怨匹曰述商書曰以相陵懷周書曰宮中之宥食讀若周書若藥不眊眩周書曰彘彘巧言周書曰來就碁碁周書曰獯有爪而不敢以擻周書曰王出涘周書曰伯嚭周書曰師乃搯周書曰孜孜無怠周書曰惟緇有稽尚書曰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書曰竹箭如櫓右皆魏晉閒忘其采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爲不可曉善夫徐鉉進說文表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受古也魏晉閒出今也徇今

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也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于引今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閒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品不慙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又嘗謂聖書曰公閱舜下阻難是又

又按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毛詩傳並同嘗意孟子號泣于旻天出古舜典則此亦應爲其文怨匹曰速與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

卽指虞書可知伯璽重今罔命蓋鄭孔各有一罔命故其稱  
名同唯字別孜孜無怠出偽秦誓說見第三卷王出浚亦秦  
誓見周頌箋疏獮有瓜而不敢以擻出周書周祝解說文脫  
逸字茲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於達更以帝紀參之章帝建  
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呂扶微學廣異義馬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  
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  
年詔舉能通尚書

顧愷人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

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其盛

心如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慎從達受  
具載撰著得以上獻闕廷不以爲諱若西京末以尚書爲備  
而古文舊書猥且不誦絕之者何啻筵楹學固有幸不幸如  
是逮獻帝建安中士燮在交趾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袁  
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燮欲條  
尚書長義上之又以見爾時不獨一鄭氏家法且廣爲講肄  
徒眾盛甚柰何未及五紀王肅旣薨輒星馳電逝埃滅無聞  
令人回思莫審厥由旣讀王荆公論秦焚坑之禍曰而於是  
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  
亦謂蓋天之喪古文書也不然則漢曷嘗不力焉此所以每  
仰視而不禁閔惜嗟痛也

又按上悼古文二十四篇不傳由於漢魏後陳第季立則以  
古文全經不傳由秦漢間一歸諸天一責諸人因並錄其辭  
云曰夫書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紀始皇三十四年  
令燒天下詩書百家語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滅越  
五年漢高卽皇帝位焚書之年歲戊子漢高卽位歲己亥相  
去十二年耳張蒼秦柱下史叔孫通伏勝高堂伯秦之博士  
酈食其陸賈申公楚元王輩皆秦儒生豈以十二年之間遂  
至一廢掃地莊子云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論詩書其及門弟子往往散處列國戰  
國去秦何幾一經燄火遂爾漸滅何也豈秦及戰國功利之  
習浹人膚髓而士生其時惟學從橫長短攻戰之術與夫尊

秦禮儀之制而尚書古經無復有讀之者耶或曰漢高雖興  
挾書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于齊魯之閒兵初  
定也至史稱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絃歌之音不絕此時去秦逾近其徒最眾豈所講誦者都非  
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東  
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鷺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  
合亦頗妙其辭曰今夫人情貯物於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  
以土親聖經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  
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詔使鼂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

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屋壁取經以進吾不知帝宜  
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肯出其藏以  
應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書初纔三十五年當時妻子奚  
奴目擊其事者尙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  
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籍道興之日也壁經不發則  
與暴秦焚書同歸卒就滅亡奚貴於藏哉內愧本心上負聖  
主吾不忍爲也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蓋其先實無所  
藏故其後不知所發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後亦寂無言  
及斯事者豈不較然明著也哉余謂藏書有二說家語作孔  
襄東觀漢記作孔鮒鮒爲陳涉博士持孔子禮器以歸者孔  
鮒近是鮒卒與陳王俱死死之後藏書遂無傳焉容事理之

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謂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亂其例如書云下不得自爲語氣論語孝乎惟孝是也書屬議論必不認爲敘事與或妄增其後其前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有攸不爲臣二處是也今更論之引書者必以書辭不甚明方從下詮釋一層未已復進一層若本辭已明其事實盡臚陳於前聞者自了引者柰何復屋下架屋乎茲且見大禹謨之於左氏矣左氏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



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又恐九歌終未明也  
遂倒裝于前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  
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  
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奚有於是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大史克  
以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當之未全至孟子始釋以父子有  
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代爲我釋也哉蓋當作虞書時  
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註明下及卻缺  
孟子時便不得不費辭亦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曾謂作夏書  
者置身三代首而卽如後代之饒舌哉

按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府三事一

皇清經義續編  
段註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時其樂見存人所其  
曉云鄭司農引春秋傳不依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徵  
註書者與作僞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凡左傳文皆順釋於後者茲皆逆釋於  
前又藏卻六府三事字面別出於下文帝舜口中至原有義  
而行之謂之得禮亦係釋書辭竟忘著落且戒之用休三句  
文固聯貫而義自爲三據此既將九歌之義層層逆釋下卽  
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書原辭將戒  
之用休三句別自三義者夾於中間使九歌之義上下隔越

悉欠文理也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穀等句左氏不當胥屑釋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卽載斯事惜不傳予獨歎南齊時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科斗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記非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竇愛大司樂章謂其爲六國陰謀之書者顧足與深辨與

又按吾友王弘撰無異述其鄉先生韓恭簡之言告予天下不治由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由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由大樂

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  
予服爲一代偉論因謂功成作樂大樂不作亦由天下不治  
天下治則大樂作四者如環無端此上古之世長治而不卒  
衰也盛哉

又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  
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  
教是以碎耳此與陳壽議並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碎之病  
非卑視人實置己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爲衛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爲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

若曰父義和無所庸序也卽古文微子之命君陳亦爾讀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甚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以爲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或曰據子言書直以爾考之違王命起其蔡叔獲罪之由終且莫知矣余曰朱子言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余亦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于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書無序而後可余曰是何言書有有序者無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彊序則祇覺其贅而已吾願學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亦無庸以傳之文闡入於書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傳爲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蔡侯次在第五衛子次在第七此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其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爲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不會云會何有誤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擬議乎余曰劉子玄評其工佯造化思涉鬼神此區區事實足徵曷足以盡之

又按囚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凌出周書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

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開別地傳  
卻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  
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以戒之異哉此唯周宣王弟友  
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於新邑亦  
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且瞽說矣緣其瞽說則誤讀世  
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  
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  
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又按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卻  
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諡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



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  
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  
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或地志故  
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  
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處  
長而立予不覺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壓其上乎讀管蔡  
世家云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旣已前卒矣又云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可知當時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  
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發以遵殷禮實與引以況公儀仲子  
者一例鄒平馬公驢告子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  
弟亦以經爲例蓋不信世家與流俗本家語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  
余讀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  
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尤愛於微子下自注曰  
紂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啟子足輔馬說之不孤因思微既屬  
殷畿內國名啟封之于此是爲微子斷無其弟又並封之事  
則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證云  
或謂予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  
所出試問成王蔡仲同爲文王之孫而此一孫向彼一孫呼  
其祖爲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爲文王  
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愼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

豈自外于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用亦  
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書惟微子之命雖當日真命書不可考  
要此無甚可議近方覺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  
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爲藍本而割  
湊充篇且旣易往踐乃職爲往敷乃訓又曰往哉惟休旣易  
無逆朕命爲無替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複乎

又按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  
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黜去乎抑  
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爲君周公爲相而建爾元子與  
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辭詎不足幾于道以垂後世而爲

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蔣所作詩

乎宜入風新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  
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  
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  
者耶而馬氏之說紕馬氏說紕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  
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  
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  
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于高粱皆赴告未及  
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  
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  
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鬪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爲功也

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  
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爲其美其刺已足立  
吾教矣雖有士蔣祈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  
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  
此百篇以爲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  
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  
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子竊謂伯禽  
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  
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爲昭明意若何昭明豈真有是意殆不  
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  
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

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鑒于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其首之一言爲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于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旨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爲而作夫旣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關雎或以爲美詩或以爲刺詩或以爲文王之妃或以爲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徵於金縢書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此卽鴟鴞詩  
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公得臣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卽碩人詩之序也閔  
二年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  
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  
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許  
穆夫人賦載馳此卽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  
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此  
卽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此卽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卽從其序來  
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  
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  
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  
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  
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懿讀爲抑不  
勝於郊祀天地衛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

何篇何義皆眾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  
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證  
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  
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  
以下卽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  
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  
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  
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  
不可信則雜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  
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  
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

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卽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己三十載安  
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己  
逝卽當杜口是也祇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  
厲王後有桑柔爲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徵故亦以爲刺厲王  
而無柰國語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只得續之曰亦以自警  
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詘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  
美某人詩專爲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後先有一定  
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於說春秋而春  
秋存國史不傳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于詩亦  
得失相半爾

又按詩必有題卽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

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宋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知當日大師陳詩適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於國史旣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眾手者之傳會觀金滕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車攻之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觀序離騷無序而序出于王逸秦漢閒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忘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真偽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于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

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撇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並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爲信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閒卽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爲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

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決然謂今詩出漢儒所綴緝非

孔子刪定舊本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

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

一切以其得于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日

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

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

得有鄭衛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

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

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茅鹿門曰

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

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

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爲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

又按余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爲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亦註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



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  
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  
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  
以采蘋采蘩五節則貍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穎  
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  
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觀  
記及孔子矍相之圃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  
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  
頗似二雅祇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  
之詩安知非見于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學者誤取以充召

南十四篇之數方爲正風亦未可定嗚呼予之爲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眾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旣燬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經書之所傳如

狸首嚮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

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耶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

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

於闔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

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

淫奔之詩三十有一篇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篁墩

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同亦先篁墩發

又按固哉爲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叟如式

微詩序云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旄邱詩序狄人追逐黎

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

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余不覺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錢牧齋註杜詩謂子美深不滿靈武卽位之事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於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牧齋者謂靈武卽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

也其聽李輔國讒閒乃上元年閒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  
註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  
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  
與朱畢竟孰爲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  
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  
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卽位  
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牧齋之註洵得其  
旨哉余嘗以衛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人思厚報之而  
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  
註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  
爲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

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其說且加正馬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于何世與所作者何等入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其子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梅婚王氏之意夫婦不過十年甥舅纔及二載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不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

宋人不解詩便以僻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  
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  
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  
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  
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竇梁賓夷門人進士盧東表侍兒也詞筆容態皆可觀  
東表當及第竇爲喜詩曰曉裝初罷眼初矚小玉驚人踏破  
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  
是婦喜夫登第之作朱慶餘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  
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裝罷低聲問夫婿畫  
眉深淺入時無此若掩其題恐未必知是後進求知就正于

前輩之作也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末賦錄五千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禕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  
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有疑矣蓋二南  
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  
而並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  
配鵲巢葛覃配采芣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  
星桃夭配標有梅兔置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  
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  
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  
麕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閒乎而又成王之頌迺有  
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



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狸首轡柔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迺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者

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鄉先正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胡朏明日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

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採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佚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之小序槩以爲刺奔說者爲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譙讓質責而後爲刺也朱子

非之以爲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故以爲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貴與之說可謂辨矣然其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數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有不盡然者新臺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中葍

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蝮蝮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筍猗嗟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魴鰈目文姜意見比興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微文刺譏亦又甚焉安在其爲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爲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爲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閻百

詩次魯齊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爲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夫子之所刪得以篡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于田二詩但爲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眾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爲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翼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爲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雲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佚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爲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爲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牀第之言不踰閫卽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扞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令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爲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於風人而號爲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靡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啓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

皇清經解續編  
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學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太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天子命太



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爲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

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斯則久矣肫明未考及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並無男女字面何以知爲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未爲不可也言未旣卽有拂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目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

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子又相乖

又按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余謂此非爲孔子所刪蓋原編次成後亡逸耳卽蘇說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因思貍首安知其不別有一篇與騶虞采蘋采芣體製相類者原在召南與又安知曾孫侯氏八句非別一篇名而康成臆以貍首當之與回憶少疑鄉飲酒燕鄉射禮並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蟲取采蘋爲亂次後讀詩正義云蓋采蘋舊在草蟲前齊詩次正

如是不覺釋然詩於今人情不大相遠耳

又按余久而後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  
溱洧非桑閒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旣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  
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  
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  
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  
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  
其規撫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所受用之益而  
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  
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  
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

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  
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之數某亦不能保其  
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  
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  
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  
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  
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  
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  
不得滓穢雅頌殺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  
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  
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

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

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瀆質未

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

爲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

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

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某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

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曰野有死麕召南曰靜女邶曰

桑中鄘曰氓曰有狐並衛風曰大車曰邱中有麻並王風曰將仲

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車曰山有扶蘇曰摯兮曰狡童曰褰

裳曰丰日東門之墀曰風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並風

鄭曰東方之日齊曰綢繆曰葛生並唐風曰晨風秦曰東門之

粉曰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楊曰防有鵲巢日月出曰株林曰

澤陂

並陳風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

而子獨欲去之母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

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傳會穿鑿曲爲之說求合

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

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

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賊

曰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君子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

爲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

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詩某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

可易之論律以聖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

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  
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  
眞知小序之爲繆眞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  
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白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不可  
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余按文云  
三十二篇目錄其一或請補之余曰不可得補矣文憲云序  
未嘗指爲淫詩者止奔也惡無禮也懼讒也三篇此三篇則  
蠖竦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謂作淫詩而情  
款未明今復云爾殆所謂自亂其說者與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  
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

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  
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  
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  
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  
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  
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

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

十月之交有豔妻之

云自當是幽王

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

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

二爲賚其六爲栢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



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  
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謂此益是證  
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二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